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龍圖公案 第九十四則 鬼推磨

話說俗諺道：「有錢使得鬼推磨。」卻為何說這句話？蓋言憑你做不來的事，有了銀子便做得來了，故叫做「鬼推磨」。說鬼尚且使得他動，人可知矣。又道是：「錢財可以通神。」天神最靈者也，無不可通，何況鬼乎？可見當今之世，惟錢而已。有錢的做了高官，無錢的做個百姓。有錢的享福不盡，無錢的吃苦難當。有錢的得生，無錢的得死。總來，不曉得什麼緣故，有人鑽在錢眼裡，錢偏不到你家來；有人不十分愛錢，錢偏往他家去。看起來這樣東西果然有個神附了它，輕易求它求不得，不去求它也自來。

東京有個張待詔，本是癡呆漢子，心上不十分愛錢；日逐發積起來，叫做張百萬。鄰家有個李博士，生來乖巧伶俐，東手來西手就去了。因見張待詔這樣癡呆偏有錢用；自家這樣聰明偏沒錢用，遂鬱病身亡，將錢神告在包公案下。

告為錢神橫行事：竊惟大富由天，小富由人。生得命薄，縱不能夠天來湊巧。用得功到，亦可將就以人相當。

何故命富者不貧，從未聞見養五母雞二母豬，香爨偏滿肥甘。命貧者不富，哪怕他去了五月谷二月絲，豐年不得飽暖。雨後有牛耕綠野，安見貧窶田中偶幸獲增升斗；月明無犬吠花村，未嘗富家庫裡以此少損分毫。世路如此不平，神天何不開眼？生前既已糊塗，死後必求明白。上告包公看畢道：「那錢神就是注祿判官了，如何卻告了他？」

李博士道：「只為他注得不均勻，因此告了他。」包公道：「怎見得不均勻？」李博士道：「今世上有錢的坐在青雲裡，要官就官，要佛就佛，要人死就死，要人活就活。那沒錢的就如坐在牢裡，要長不得長，要短不得短，要死不得死，要活不得活。世上同是一般人，緣何分得不均勻？」包公道：「不是注祿分得不均勻，錢財有無，皆因自取。」李博士道：「東京有張百萬，人都叫他癡子，他的錢偏用不盡；小的一生日都叫我伶俐，錢神偏不肯來跟我。若說錢財有無都是自取，李博士也比張待詔會取些。如何這樣不公？乞拘張待詔來審個明白。」

移時鬼卒拘到。包公道：「張待詔，你如何這樣平地發跡，白手成家，你在生敢做些歹事主？」張待詔道：「小人也不會算計，也不會經運，今日省一文，明日省一文，省起來的。」包公道：「說得不明白。」再喚注祿判官過來問道：「你做注祿判官就是錢神了，如何卻有偏向？一個癡子與他百萬，一個伶俐的到底做個光棍！」注祿判官道：「這不是判官的偏向，正是判官的公道。」包公道：「怎見得公道？」判官道：「錢財本是活的，能助人為善，亦能助人為惡。你看世上不錢的往往做出不好來，驕人，做人，謀人，害人，無所不至，這都是伶俐人做的事。因此，伶俐人我偏不與他錢。惟有那癡呆的人得了幾文錢，深深地藏在牀頭邊，不敢胡亂使用，任你堆積如山，也只是常一般，名為守錢虜是也。因此癡人我偏多與他錢。見張待詔省用，我就與他百萬，移一窖到他家裡去；見李博士奸滑，我就一文不與，就是給他百萬也不夠他幾日用。如何說判官不公道？」包公道：「好好，我正可惡貪財浪費錢的，叫鬼卒剝去李博士的衣服；罰他來世再做一個光棍。但有錢不用，要它何干？有錢人家盡好行些方便事，窮的周濟他些，善的扶持他些，徒然堆在那裡，死了也帶不來，不如散與眾人，大家受用些，免得下民有不均之歎。」叫注祿判官把張待詔錢財另行改注，只夠他受用罷了。批道：審得人心不足而冀有餘，天道以有餘而補不足。故勤者餘，惰者不足，人之所以挽回造化也；又巧者不足，拙者有餘，天之所以播弄愚民也。終久天命不由乎人，然而人定亦可以勝天。斷李博士罰作光棍，張待詔量減餘貲，庶幾處以半人半天之分，而可免其問天問人之疑者也。以後，居民者常存大富由天小富由人的念頭，居官者勿召有錢得生無錢得死的話柄。庶無人怨之業，並消天譴之加。

批完，押發去。又對注祿判官道：「但是，如今世上有錢而作善的，急宜加厚些；有錢而作惡的，急宜分散了。」判官道：「但世人都是癡的，錢財不是求得來的，你若不該得的錢，雖然千方百計求來到手，一朝就拋去了。」